

溫熱經緯卷四

海甯王士禛

定州楊照藜素園

評

烏程汪曰楨謝城

仁和趙慶瀾笛樓參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雄按此與下篇相傳爲陳薛所著究難攷實姑從俗以標其姓

字侯博

雅正之

蓋聞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當分四氣治傷寒家徒守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辛熱苦寒之貽害遂使溫熱之旨蒙昧不明醫門缺典莫此甚焉祖恭不敏博覽羣書

廣搜載籍而恍然於溫熱病之不可不講也內經云冬
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冬令嚴寒陽氣內斂人能順天
時而固密則腎氣內充命門爲三焦之別使亦得固腠
理而護皮毛雖當春令升泄之時而我身之真氣則內
外彌綸不隨升令之泄而告匱縱有客邪安能內侵是
內經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
時者以冬爲水旺之時屬北方寒水之化於時爲冬於
人爲腎井水溫而堅冰至陰外陽內有習坎之義故立
言歸重於冬非謂冬宜藏而他時可不藏精也雄按喻氏云春
夏之病皆起於冬至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藏
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

異也故丹溪謂夏月必獨宿淡味係
養金水二臟尤為攝生之儀式焉
即春必病溫之語

亦是就近指點總見裏虛者表不固一切時邪皆易感

受學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時六氣之為病矣雄按此論冬不藏精

春易病溫之理甚通惟不知有伏氣為病之溫是其蔽也陳氏此篇與鞠通條辨皆葉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畧

明言有伏氣之溫熱二家竟未細繹母乃疏乎二家且然下此者更無論矣難經云傷寒有

五有傷寒雄按麻黃湯證是也有中風雄按桂枝湯證是也有風溫雄按冬溫春溫

之外有熱病雄按即暑病也又謂之暍有溼溫雄按即暑兼溼為病也亦曰溼熱夫

統此風寒溼熱之邪而皆名之曰傷寒者亦早鑑於寒

臟受傷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雄按仲景本論

治法原有區別界畫甚嚴後人不察罔知所措多致誤人茲余輯此專論以期了然於學者之心目也獨

是西北風高土燥風寒之爲病居多

雄按亦不盡然

東南地卑

水溼溼熱之傷人獨甚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

入溼熱傷氣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傷寒之法不可

用以治溫熱也夫溫者暎也熱也非寒之可比也風邪

外束則曰風溫溼邪內侵則曰溼溫縱有微寒之兼襲

不同栗冽之嚴威是以發表宜辛涼不宜辛熱清裏宜

泄熱不宜逐熱

雄按亦有宜逐者總須辨證耳

蓋風不兼寒卽爲風火

溼雖化熱終屬陰邪

雄按溼固陰邪其兼感熱者則又不可謂之陰矣

自昔仲

景著書不詳溫熱遂使後人各呈家伎漫無成章而凡

大江以南病溫多而病寒少

雄按北省溫病亦多於傷寒

投以發表

不遠熱攻裏不遠寒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

雄按篇中

非伏氣之說皆爲節去棄瑕錄瑜後皆仿此

風溫爲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欬嗽煩渴此風溫證之提綱也

自注春月風邪用事冬初氣暝多風

雄按冬暝不藏不必定在冬初也

故風溫之病多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衛氣人身之中肺主衛又胃爲衛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應風溫內襲肺胃受病其溫邪之內外有異形而肺胃之專司無二致故惡風爲或有之證而熱渴欬嗽爲必有之證也三復仲景書言溫病者再一則曰太陽

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

之證辨傷寒與溫病之異而非專爲風溫敘證也

雄按此言

伏氣發爲春溫非冬春所感之風溫故曰太陽病以太陽爲少陰之表也

再則曰發汗已身

灼熱者名曰風溫夫灼熱因於發汗其誤用辛熱發汗

可知仲景復中之曰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

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凡此皆誤汗劫液後變

見之證非溫病固有之證也續云若破下者直視失溲

若被火者發黃色劇則如驚癇狀時瘳癢若火熏之一

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亦止詳用下用火之變證而未

言風溫之本來見證也

雄按此言溫病誤汗熱極生風故曰風溫乃內風也非冬春外

感之風溫陳氏不知有伏氣春溫之病強爲引證原可刪也然病之內外雖殊證之屬溫則一姑存之以爲後學比然從此細參則知風溫爲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

燥熱歸陽明故肺胃爲溫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風溫爲燥熱之病燥則傷陰熱則傷津泄熱和陰又爲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卽爲逆矣用是不辭僭越而於仲

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索治敘證施治列爲條例知

我罪我其在斯乎

雄按外感溫病仲聖雖未言而葉氏已詳論矣

風溫證身熱畏風頭痛欬嗽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

表也常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之屬涼解表邪

楊云前胡桔梗一降一升以泄肺邪誠善然桔梗宜少用

自注風屬陽邪不挾寒者爲風溫陽邪必傷陽絡是以
頭痛畏風邪鬱肌表肺胃內應故欬嗽口渴苔白邪留
於表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
用麻桂耳

雄按何西池云辨痰之法古人以黃稠者爲熱稀白者
爲寒此特言其大槩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傷風欬
嗽痰隨嗽出頻數而多色皆稀白誤作寒治多致困頓
蓋火盛壅逼頻欬頻出停留不久故未至於黃稠耳迨
火衰氣平欬嗽漸息痰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黃而稠緣
火不上壅痰得久留受其煎煉使然耳故黃稠之痰火

氣尙緩而微稀白之痰水氣反急而盛也此皆當用辛涼解散而不宜於溫熱者推之內傷亦然孰謂稀白之痰必屬於寒哉總須臨證細審更參以脈自可見也

風溫證身熱欬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牛蒡桑皮連翹橘皮竹葉之屬涼泄裏熱

此溫邪之內襲者肺熱則欬嗽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胃爲主

雄按苔黃不甚燥者

楊云故條中言微黃亦具見斟酌

治當如是若黃

而已乾則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須易栝蒌黃芩庶不轉

傷其液也

風溫證身灼熱口大渴欬嗽煩悶譫語如夢語脈弦數乾
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角川貝連翹麥冬
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

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燦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
嘔逆等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火相煽走竄包
絡之虞

雄按嗽且悶麥冬未可卽授嫌其滋也

汪按徐澗溪謂麥冬能滿肺氣

非實嗽所宜是也

以爲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勝其任矣木

火上衝而乾嘔則青蒿雖清少陽而嫌乎升矣宜去此

二味加以梔子竹茹枇杷葉則妙矣

楊云議藥細極微芒讀者不可草草

讀過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下利苔黃讞語胸痞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當用黃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橘皮之屬以升泄溫邪

大腸與胃相連屬與肺相表裏溫邪內逼下注大腸則下利治之者宜清泄溫邪不必專於治利按傷寒論下利讞語者有燥矢也宜大承氣湯因是實熱內結逼液下趨必有舌燥苔黃刺及腹滿痛證兼見故可下以逐熱若溫邪下利是風熱內迫雖有讞語一證仍是無形

之熱蘊蓄於中而非實滿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

升提不任硝黃之下逐也

汪按升提亦所不任

雄按傷寒爲陰邪未曾傳腑化熱最慮邪氣下陷治必

升提溫散而有早下之戒溫熱爲陽邪火必克金故先

犯肺火性炎上難得下行若肺氣肅降有權移其邪由

腑出正是病之去路升提胡可妄投

楊云小兒患疹必下利與此正同故

溫病多有發疹者誤升則邪入肺絡必喘吼而死

既云宜清泄其邪不必專於

治利矣况有欬嗽胸痞之兼證豈葛根豆卷桔梗之所

宜乎當易以黃連桑葉銀花須知利不因寒潤藥亦多

可用仲聖以豬膚白蜜治溫病下利寓意草論肺熱下

利最詳學者宜究心焉且傷寒與溫熱邪雖不同皆屬無形之氣傷寒之有燥矢並非是氣結乃寒邪化熱津液耗傷糟粕煉成燥矢耳溫熱病之大便不閉爲易治者以臟熱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謂腑氣通則臟氣安也設大便秘閉者熱燦胃津日久亦何嘗無燥矢宜下之證哉惟傷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於腑始可下其燥矢溫熱由腑及胃雖不比疫證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涼故結成燥矢者較少耳憶嘉慶己卯春先君子病溫而大便秘自利彼時吾杭諸名醫咸宗陶節庵書以治傷寒不知所謂溫證也見其下利悉用柴

葛升提提而不應或云是漏底證漸投溫補病日以劇
將治木矣父執翁七丈

忘其字矣似是立賢二字

薦浦上林先生來

視浦年甚少診畢卽曰是溫證也殆誤作傷寒治而多
服溫燥之藥乎幸而自利不止熱勢尙有宣泄否則早
成灰燼奚待今日耶卽用大劑犀角石膏銀花花粉鮮
生地麥冬等藥囑煎三大碗置於榻前頻頻灌之藥未
煎成之際先竿蔗漿恣飲之諸戚長見方相顧莫決賴
金履思丈力持煎其藥至一周時服竣病有起色遂以
漸愈時雄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二年先君捐
館雄餬口遠遊聞浦先生以善用清涼爲衆口所鑠乃

從事於景岳而以溫補稱枉道徇人惜哉然雋之究心
於溫熱實浦先生有以啟之也浦今尙在因其遠徙於
鄉竟未遑往質疑義爲恨附記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云
爾

風溫證熱久不愈欬嗽脣腫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

如寒粟狀自汗脈數者此風邪挾太陰脾溼發爲風疹

楊云

白疹乃肺胃溼熱也與脾無涉亦與風無涉

用牛蒡荆芥防風連翹橘皮甘草

之屬涼解之

風溫本留肺胃若太陰舊有伏溼者風熱之邪與溼熱
相合流連不解日數雖多仍留氣分由肌肉而外達皮

毛發爲白疹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併則發斑與太陰

溼邪相合則發疹也又有病久中虛氣分大虧而發白

疹者必脈微弱而氣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

汪按前說卽白

如水晶色之白瘡後說卽白如枯骨之白瘡也

雄按白疹卽白瘡也雖挾溼邪久不愈而從熱化且汗

渴脈數似非荆防之可再表

楊云此溼亦不必用橘皮之燥

宜易滑石

葦莖通草

楊云精當

斯合涼解之法矣若有虛象當與甘藥

以滋氣液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胸痞頭目脹大面發泡瘡者風毒

上壅陽絡當用荆芥薄荷連翹元參牛蒡馬勃青黛銀花